

說部叢書

第二十六集  
第八編

社會小說

白頭少年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說部叢書

初集各百種

定價二十元  
廿八元

## 小說月報

月出一冊每冊二角五分預定全年二元五角郵費另計

本報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皆中撰譯情文兼擅并有譯叢筆記文

## 舊小說

六集二十

吳曾祺編 上溯漢魏下家小說萃其精華都為一家

## 新小說

二百餘種

倫理、政治、軍事、歷史、實業、社會、冒險、滑稽、寓言、言情、神

## 林譯小說

五十種

本館前出版之林琴南先生譯述茲特彙刊成部俾便購閱

## 小本小說

一百餘種

本館為愛讀諸君攜帶便利起見特選最新奇最有興味之小說百餘種訂成小本廉價發售

壬(1025)

戊申年七月十四日印刷  
戊申年七月二十六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八日再版發行

(白頭少年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著原 著者  
人譯 述者

發行人

印刷人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英國蓋婆賽

靜海陳家麟

上海棋盤街中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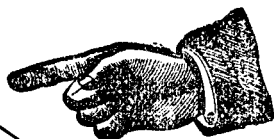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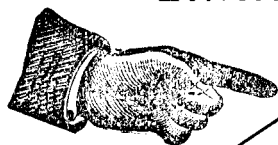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棋盤街中市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長沙安慶蕪湖南昌杭州寧波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梁 啟 超 著



# 歐洲戰役史論

定價 七角

前編 已出

梁任公先生文章之價值、舉國所共知、論史之文尤其特長。前此如意大利建國三傑等篇、讀者殆無不神飛肉躍。今茲戰役、因果糾紛、形勢詭異、非先生妙筆、孰能傳之。本館當戰事初起、即請先生編纂此書、幸承許可、而先生極鄭重其事、搜集材料、結構章法、幾經斟酌、致避囂外、竭全力以成之。本館敢信、無論何人一讀此書、必不能釋卷。非終篇斷不肯休、蓋先生之文、本有一種魔力、此篇又其精心結撰之作、故趣味洋溢、感人極深。一讀是篇、則事勢瞭如指掌、洵為人人不可不閱之書。

卷首并有先生手寫詩一首。詩格之雄深。書法之適美。與本書可稱三傑。完全上海華商及各埠商務印書館均有發售。

# 白頭少年卷上

導言

路克曰。予於是書。有何密切之關係耶。閱者諸君。欲知予之爲人。當於開卷數紙中得之。及讀至終篇。則是書與予。固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何也是書所述。皆非予所堪。予性嗜幽寂。不能爲世界冒險家。且予生平足迹。未嘗一步越白里敦三島以外。

予請爲諸君一陳之。予名路克。乃白里敦一不娶之鰥夫耳。顧嗜學若生命。又事  
事好守規則。每歲恆產所入。庶幾中人之家。有居宅一區。在外伊替島。予友之來  
遊者。頗嘉賞其風景。宅以最新之建築術構成。塗茨精潔。室中位置。亦楚楚有致。  
窗戶外眺。白里敦之東海岸。全入眼中。四面波光環以碧。海海上。檣影森若密林。  
西。巡洋艦也。魚雷艇也。咸爲予窗際裝飾之品物。窗帷既揭。如張畫圖。日日  
讀之無倦也。

予每慨念羅馬分崩以後。典籍廢墜。夙以振興古學爲己任。思撰一書。發明此旨。非因事中輟者。予書應告成久矣。乃日夕憧擾。每亂我乙乙之思。予方握筆枯坐。伸紙起草。忽有履聲喧於樓下一男子。急呼曰。路克路克。君焉在。君焉在。予耳熟其聲。一聞而知爲惹姆斯也。渠方攜新婦主予家。已閱二威克。西俗以七日爲一威克俗稱一禮拜是斯時登樓直入予室。其驚異之狀。顯露顏際。卒然謂予曰。路克。君且勿治他事。卽移去。予起草之紙。而以渠手中之紙示予曰。君視之。此一紙書。適從本哉明許寄來者。予聞之。誤謂本哉明何忽致予書。惹姆斯曰。願破君少許日力。畢閱此書後。余更語君以其詳。於是近予而坐。以書授予。予誦之。書曰。

本哉明叔父。予思君得予書。

西人對於尊屬除普通代名詞外無特別敬詞

必驚且疑何也。因予居是地。

值是時而發是書也。然正以是地有亂警。予書乃不得不發。予之近事。願君得盡知之。往事歷歷。予固未敢忘也。十五年前。予居倫敦。君教誨調護之者。周矣。予自無狀。見棄於故鄉。耆舊憫憫。走險亡命。異國君不予罪。臨歧之日。復拜金。

錢五百鎊之賜。予賴此自壯。既至智利。發憤努力。日月積累。乃達二十萬鎊之巨額。始予以五百鎊爲母財。購地若干區。又以是地產銀。合衆以謀開礦。幸上帝佑予。應求斯得。方是地革命軍未起。予悉以地易錢。較購入之價。贏利且三倍。然當平世。擁厚賞。猶足賈奇禍。況在是時。予計萬全。非悉數寄歸倫敦。都無上策。今海船名庫漏登者。將於後威克之第四日啟行。予所蓄二十萬鎊。卽由庫漏登泊倫敦時。盡寄君所。是船所給取錢之左券。與予此書。先期由英國軍艦名識提利耶者寄呈。明日卽自哇路潑雷索啟行。君見此書。驟聞予爲富家翁。能勿驚且異耶。予信君平生忠信曩者相待之厚。尤感予心。喜予金錢付託得所。累君爲予經畫。誠無幾微意外之慮。予羈危城中。不能奮飛。俟大難敕平。徐作歸計。今予所求於君者。願君勿忘。予客是地。讐敵實多。知予暴富。羨且妬之。各盡才力。協以謀我。求所大欲。幸予無間。差免寇掠。然逆計來日。保無有矯託予名。僞造予語。以惑君者。一切詭異。願君勿聽。今與君約。必有執如左述之。

別紙。然後可信耳。予藏此紙。非外人所知。今擘分爲兩半。分處作犬牙相錯狀。備他日合符。予留其半。以其半寄君。無論誰何持予所留之半。紙至前者。皆有調取予所寄之全權。而今而後。閱二十一年。終不得予寄書。及不知予之蹤跡所在。是卽予不幸短命之證據。統計子母皆君之物。貽君似續。予固無恨焉。爾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八月八日。從子馬昧。丟克蒲老敦。自智利哇路。潑雷索發。

予讀竟。惹姆斯問曰。君謂此一紙書何如者。予曰。此君裁書時。似極恐怖。惹姆斯曰。予亦云然。第此君擁此多金。果如彼所云。闢地開礦。皆以其道得之乎。予曰。是不敢知。顧予知其生平。恐未必然。惹姆斯曰。何予二人所見之同也。又問予曰。君與渠爲親串。渠少小又生長英國。君固常見之耶。予曰。予與渠所居相距頗遠。故不常見。且其爲人人亦不願常見之。惹姆斯曰。其爲人奈何。予曰。予最後見之於本哉明許。渠斯時殊可憐。未幾聞其因事繫獄。遂不復相見。距今已二十年矣。予言時。追憶渠少年之事。言少濡滯。惹姆斯疑予有倦容。卽曰。君勿思睡。速爲予卒。

言之。予曰。渠少時。面目姣好。頗美於外。觀而內行。多惡德。不相掩也。惹姆斯曰。願知其內行。予曰。其所交。未嘗擇人。其所爲。未嘗擇事。其在學校。無一少年與之親者。惹姆斯曰。渠離學校以後。又何所爲。予曰。渠既出學校。至鄉村一小肆中。司出入。後以本哉明薦舉。乃得入倫敦銀行中。惹姆斯曰。此後若何。予曰。渠既入銀行。卽好作冶遊。幾無夕不在狹斜之地。工值所入。不足以資揮霍。乃假總理人之名。以賺交通各銀行家。得錢卽散。不暇慮遠。終致下獄之羞。本哉明爲輸贖金。又給以五百鎊。使之去英謀生業。自是以後。無復音問。直至寄歸二十萬鎊。本哉明始知渠猶在人世。非君問。予亦早忘其人矣。惹姆斯曰。請與君出而散步。予將以識溫匿達之由。及其往智利後之近事。一一語君。乞君執筆記錄。君撰其前半。而後半則予將自撰之。以成一書。使閱者知予所遭之危險也。君樂之乎。予曰。唯唯。

## 第一章

馬味丟克蒲老敦既去英倫。居智利。則易其名曰溫匿達。其叔父本哉明蒲老敦。

則仍寓倫敦之東印度巷。一日溫匿達忽自智利寄金錢二十萬鎊至倫敦。上書叔父。求爲之經理以俟其歸。書中述致富之由。則云皆闢地開礦所得。然彼之所言。殆無人能信之。蓋能識斯事真相者。自有一人焉。其人曰買庫布拉騷。居倫敦之爬礅屯。性極敏慧。能以巧術取橫財。而終於不名一錢。斯亦奇矣。買庫布拉騷嘗爲英卡木迦替喀銀行之總理。自彼任職以後。有大功於銀行。獲利至豐。嘗一次經恐慌時期。恃彼籌畫。得以無折閱。又有一公司名日落銀者。以與英卡木迦替喀銀行交通之故。多所贏餘。亦恃布拉騷相助之力也。故彼銀行中衆贊本家咸敬愛之。無不知其名。一日買庫布拉騷請假出遊。銀行衆股東。餞諸倫敦百廳之樓。名酒家倫敦日報載其事云。昨晚百廳樓。英卡木迦替喀銀行衆贊本家。因其總理人買庫布拉騷將有南法蘭西之遊。爲之餞行。坐客數百。代表主人者名百爾沽。酒闌。百爾沽起致頌詞。述布拉騷任職之勤。且謂苟非其人。英卡木迦替喀銀行將不堪。布拉騷亦陳謝。主客咸盡歡云云。是夜宴罷。布拉騷驅車歸所居。歸

時已夜半二句鐘。仍不就寢。口銜雪茄菸卷。入其治事之室。方百廳樓會食時。坐客見布拉騷有不豫之色。若經數夜失眠。神致凋喪。皆勸之休息。是時布拉騷納手於袋。徘徊室中。似重有憂者。久之。忽露笑容。蓋迴憶衆贊本家之諛。已信已而愉快也。繼復趨至作字之案。取抽斗中衆函牘。旋閱旋以火爐之。比焚盡。旭日已在窗額。布拉騷乃褰帷啟窗。放新空氣入室。遂偃臥於矮脚椅中而寐。至午前八句鐘時。布拉騷起赴茶陵汽車之驛。既購車券。衆友之送行者羣集。法蘭西南境有地名莽提卡路。濱地中海。絕好夏日納涼地。好以金錢博勝負者爭趨焉。布拉騷之友。皆謂其必至是地遊覽。乃布拉騷未嘗往。潛至法國北方地。潑海口待船。船名佛羅令司安尼者。未幾抵埠。布拉騷登船。船向百無那司而利司進發。南美洲  
之根都城船主呼布拉騷曰雲森提。不知其爲寓名也。布拉騷作如此遠遊。而旅具極簡。一身之外。攜有六桶而已。桶皮標曰塞門德。蓋南美洲入口貨之習見者。暨一月後。英國新聞紙中。忽發見一事云。曩者衆人極敬愛之買庫布拉騷。竟竊英

卡木迦替喀銀行二十五萬鎊而遁。其竊財之術。巧不可狀。事前絕無先覺者。今且不知所終。云船抵百無那司而利司。布拉騷卽攜六桶卜居於此。蓋利是埠。與英國未結互交罪人條約。英之偵探固不得而誰何也。然居此僅一威克之期。恆慮有蹤跡之者。乃謀越安地司山。遷往智利國居焉。時智利之大總統巴路昧西達。好專制。以陵其民。民不能堪。政黨與民黨交鬭。大亂將作。布拉騷以爲國方多故。居民流離。溷迹其中。轉不易譏。察遂乘汽車往門兜查。至此卽鄰智利邊境矣。布拉騷於是亟賃駝轎。越安地司山。自百無那司而利司。至智利道中。層峰峨峨。磴道百盤。極行路之難。布拉騷又蓄疑於膽聞林中。敗葉墜地。輒懼偵騎之見。囊暨達。哇路潑雷索。智利大埠憊已甚矣。布拉騷解裝竟。擇一極幽僻之地。在卡黎山培者。賃屋而居。日夕與六桶相守。不敢一步越戶限。將俟亂平。徐謀所以位置之者。而孰知與六桶俱來之仇敵。已時時伺其側矣。一夕布拉騷方讀西班牙語學書。因智利班語利。自計不出戶者已一威克矣。出則易爲人所知。終於不出。則阿堵物將何

所位置頗有來日大難之慮。時夜已深。倦而思臥。拋書就枕。耿耿不能成夢。方輾轉間。忽聞戶外有足音。未幾門闢。一身材魁碩而面目端好者入矣。作英語曰。君非買庫布拉騷先生乎。布拉騷驚恐不能答。其人曰。今者之來。非直修謁已也。有一重要事。必與君語之。許我小坐以畢其辭乎。遂不俟其許可而就坐。又曰。君自英國至此。無幾時乎。布拉騷強自壯。作誕語曰。君欲何物者。我病目不能見君。其人曰。我固知君乘佛羅令司安尼船。至百無那司而利司。程途至長且險。彼二十五萬鎊。乃得安然抵此。亦大不易。布拉騷曰。君果何所欲。盡語我。其人曰。賀君得橫財。然君室內之地板。宜加修治。胡爲似新發者。君索居寡歡。將伴君劇談耳。布拉騷辭曰。我雅不欲聞。其人曰。今我所亟欲語君者。昔英國有一少年。爲國人所誣訟。隕其名譽。親者失其爲親。而友者不以爲友。故不得已遁跡智利。居此十五年矣。乃今與智利人又不協。將返英國。其返國果欲何爲。予不敢知。以予度之。殆亦將改行納婦。謀隱居以終其身。然此君饒且貧。無以作歸計。使彼得二十五萬

鎊者。則此願必償矣。布拉騷曰。君爲誰。吾不解君語。君宜速去。不然。吾將。其人厲聲曰。君將奚爲。語次。卽自衣袋中取拳銃出。以威布拉騷。布拉騷驚懼。其人乃徐徐納子藥於銃。仍藏懷中。復曰。設此少年歸英國之後。而挾有二十五萬鎊。吾知疏者亦親。而其友且以得友之爲幸。少年固云非常之遭遇。卽在是時。失此不可追矣。且少年今者亦非好游惰。方聯一社會以謀取財之策。善意用誕。惡意用劫。因人付之。而會中組織及刺人隱事之法。天下無比其巧者。今會中得自英國來之報告。謂有一最著名銀行家。攜二十五萬鎊自英國啟行。往百無那司而利司。此銀行家自謂極祕密。無人能發其覆者。既至百無那司而利司。會中卽有二人偵伺之。設謀者再。皆未能得一當。會中以爲此銀行家必越安地司山往哇路。潑雷索卜居於卡黎山。卽令二謀日夕陰從之。未嘗一息去其左右也。不知何時必乘間抵隙以求償於此多財之翁。君思此翁其有幸乎。布拉騷不能答。已驚悸失措。其人又曰。予非若盜賊所爲。徑殺人取其財者。必與君角勝負。君負。予勝。

予取於君。乃無慚德。予知君得之非易。亦頗憐君。然今夕君無所逃命。予卽不取。彼黨安能釋君。君居宅左右。皆彼黨也。君若不信。出門不數武。必有潛行以伺君後者。予爲君危。君三思之。予行予意矣。布拉騷口囁囁而無辭。其人乃自衣袋中出三骰。曰。君知此乎。請與君一擲。予勝則受君二十萬鎊。我自挾以去。無勞君爲謀。君勝則助君出險者我也。必使君晏然攜所有而他適。君解此否。君勿聲。聲且死。布拉騷曰。我不解此。不能從君戲也。且君有何權力。強人賭博。答曰。予有何權哉。上帝畀我與汝賭。勝負之特權。速擲限汝一分時。遲且死。布拉騷曰。君何無幾微之天良。乃欲於一瞬息間而死生人。其人笑曰。君誠愚騷。我此時豈有天良之時哉。布拉騷手戰不已。強擲之。竟得五點。其人詫曰。點得多數。予其負矣乎。擲竟視之。驚喜曰。六點也。予勝矣。請受君金錢。予若不勝者。予又甯得活耶。君財必藏地板下。累君苦守久矣。乞速以鐻至。布拉騷不得已。與以鐻。其人一一取之出。乃曰。予以誠語君。彼黨涎君財亦久矣。彼等後予至君許。而金錢已飛去。君又甯

望活耶。我用我法以出金錢於險。君戒之。與君遠別矣。遂瞥然去。其人爲誰。蓋卽溫匿達也。此後溫匿達果以巧術移資去。而黨人不知。觀其上叔父書。此宗金錢已由軍艦寄歸英國。惟彼不幸之布拉騷。居此則恐受彼黨之榜掠。出門又懼遇刺。空囊如洗。以富人之虛名聞於黨人。而賈其實禍。憂心殷殷。蓋非楮墨所能狀矣。

## 第二章

溫匿達者名馬考司。爲人極怪異。其在智利。智利人惡之。英人之旅是地者。又惡之。身無片長。又無歲入。之恆產。然錦衣玉食。不自以爲侈。視金錢若糞土。從不知有簿計之事。自刼布拉騷。中心惴惴。時虞仇敵之偵察。越一威克後。溫匿達循海岸繞城而行。蓋哇路潑雷索城濱海成市。時嚴寒日短。天復沉陰。霧氣極厚。愈疑日落之早。市色漸暝。惟海中有白光一段。作淒楚可憐之色。海水觸岸邊泊船處。淙淙有聲。而不辨浪影。以時計之。未至午後六時。然市中已斷人行。以是地有亂

事。夜行極險。故皆閉戶不出。溫匿達忽行忽止。復趨往海上觀之。其容泰然。若無事者。惟眉間常縐。不能諱其隱憂耳。彼黨人以謀取布拉騷金錢之故。於此夜開會集議。然已爲溫匿達所先得。思獨乾沒之。故於途中謀所以對待同黨之策。遂不覺其足之濡滯。未幾似已思得一策。乃自正其冠。復踽踽獨行。而驟雨已至矣。是夜哇路潑雷索人最注意一事。因明日乃民黨政黨大戰之日。今日二黨相距甚逼。已在城內小接戰。因昨日之戰。總統巴路昧西達政黨之軍一萬四千人。爲民黨所敗。死者千人。傷者倍之。其棄軍衣而走者。亦千人以上。皆入山作賊。斃十八尊。輜重無算。皆爲民黨之虜獲品。巴路昧西達又告急於南方。續調新軍八千至。堅守此城。期明日一決勝負。是地居人知明日無論何黨獲勝。必有焚殺劫掠之慘。故竟夕營營不寐。溫匿達是夕徬徨道中。行至卡利維多利亞之地。見道旁有新布之戒嚴令。遂面牆立而讀之。聞身後人行忽止。回顧見一英人。亦旅居是城者。蓋舊日之仇也。溫匿達卽思避去。此英人已牽其衣。呼曰。君來前。君來前。無

我避也。願得偕行。當以要言餉君。溫匿達驚曰。君胡然言時。面有怒色。此英人曰。君勿怒。我來非尋仇。求有益於君也。君何爲不喜見我。溫匿達乎。曩者與君不幸有睚眦之怨。既往不足咎。念與君同爲白里敦產。急難當相救助。溫匿達見是人容色誠懇。知非禍已者。亦欲與之親而赧於發言。微笑而已。二人無言相持至三十秒時。英人又曰。我與君偕行。君願之否。溫匿達曰。予雖不願偕行。然必欲聞君所言。英人曰。我言懣。君欲聞耶。溫匿達曰。試言之何事。英人曰。與君有切身之利害。君尙未知耶。今哇路潑雷索人皆知君首鼠二端。陰刺民黨之軍謀。以告政黨者。卽君也。溫匿達聞而甚怒。乃回身負牆立。瞋目視英人曰。異哉。君乃謂予爲政黨之間諜耶。君何所見而出此妄語。非細故也。英人曰。君與總統通信。外間頗有知之者。無論信否。我告於君。厚於君也。願君慎之。溫匿達曰。予果間諜者。民黨必有以處我。民黨豈惟君一人。英人曰。我知吾民黨明日戰必勝。今則不暇。若明日執漏師之罪人而徇之。君豈得生。溫匿達曰。君言止此乎。英人曰。是城之人。強半